

总售量9163



太阳女

吴昉著 ● 四川文艺出版社

905968

0313

266; 1

吳防著
太陽女



F08367

责任编辑：陈 红
封面设计：邹小工
版面设计：杨 桦

太 阳 女
吴 炜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三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七二三四印刷厂印刷

1989年4月第一版 开本 787×960 1/32
1989年4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5.5
印数 1—12,000册 字数 934
ISBN 7—5411—0347—0 / I·325
定价： 1.84元

内容提要

作者虽然创作时间不算太长，但勤于耕耘在散文园地。本集收选作者近几年创作的佳作二十篇。作品题材广泛，内容丰富，从不同的角度真实地表现了作者对生活的所思所感，所见所闻，所爱所恨，从中可一窥作者那颗扑扑跳动的心。作品情感浓烈，构思巧妙含蓄，文笔清丽流畅，意境深邃优美，能给读者以艺术的熏陶、美的享受和思想启迪。

《太阳女》序

蹇先艾

近几年来，我受了一些中青年作家的委托，给他们的小说集、散文集写过几篇序言。其实我的鉴赏能力很有限，目的不过是为他们鸣锣开道而已。在新形势下，这些同志起步都比较高，既能深入生活，又肯用功读书，经过积累素材，构思酝酿，然后进入创作，他们有些作品已经赶上了或者超过了老一代，这是多么令人欣喜的事情。至于我的序言（实际是读后感），谈言微中的并不多。读者还是要认真阅读他们的作品，才能有所体会或者得到比较准确的看法：我一直是这样主张的。

最近接到吴昉同志从成都来信，措词恳切，并托人转来了他将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太阳

1
FAG 95 / NOV

女》散文集原稿，要求我也给它写一篇序。吴昉是贵州都匀的布依族，从1961年起就投笔从戎，直到现在还在成都军区工作，长期过着部队的生活，使我钦佩。我这个人向来乡土观念很深，一方面又觉得我们贵州少数民族作者为数不多，吴昉居然写出这样一本优秀散文，这是值得我们欢迎的，我怎么能不为之摇旗呐喊呢？

《太阳女》这本集子，共收二十篇散文，其中军事文学作品就占了十一篇，这是一个特点。这一部分作品，基本上都是作者的亲身经历，正如他在后记中所说是他在云南边疆所见所闻所感的记录。军事文学应该提倡，部队的领导和有关部门从来就很重视，《解放军文艺》坚持办了几十年之久，固然是很好的说明；连刊登在其他文艺报刊上的军事文学佳作，也多次受到领导的奖励，获得广大读者的赞扬。有些负责同志还写了一些有关军事文学的论文。我省从事军事文学创作的，据我所知，早期有老红军陈靖同志，我读过他的部分作品。八十年代初期，石果同志也写过红军长征时，如何组织黔北游击队的中篇小说《浪花》和长篇《沧桑曲》的第一部《拂晓时节》（写解放前夕的地下武装斗争和解放后的剿匪）。后来我又读了王剑同志采用时空交叉的表现手法写的中篇小说《纵深地带》（发表在《收获》上），我很喜欢这篇作

品，在北京开会时，我把它介绍给刘白羽同志，他也很欣赏，曾用与我通信的方式，写了一篇《军事文学的新收获》，在报上发表。我省还有一些中青年作者写过一些军事文学题材的中短篇。吴妨可以说是贵州善于写军事文学的又一位作家。

《太阳女》中的军事散文，第一篇《风雨花》歌颂了一个野战医疗所的小护士——布依族姑娘徐阿梅，她的表现既机智又勇敢，工作任劳任怨，虽然遭受了一些挫折，工作仍然积极，带着一群姑娘挖山平地，把手术室从目标显露的地方迁移到隐蔽地方去。在党的培养下和马医生的帮助下，她并没有违背她的父亲的遗嘱，果然成了他所期望的，经得起风吹雨打的边疆“风雨花”。还有亚热带兵站的人员，不畏险阻艰难，大家想方设法，终于把这个热兵站变成了凉兵站，既发扬了他们的集体主义精神，又表现了他们的创造性。有一篇散文，写哨长杨俊，非常热爱马樱花，更热爱象马樱花一样美丽的边防线上的少年儿童；当马大嫂背着她的小马櫻下地劳动的时候，被敌人机枪射中牺牲了。这子弹像佛是打到了杨俊的心上，在收复云弄山的战前动员大会上，他红着眼睛，紧握着枪，半天才说了一句话：“为了小马櫻”，从这点就看出了他是一个为保卫边疆人民不怕牺牲一切的军人，文情是十分动人的。《兵车棘棘》这一篇，记载了英勇无敌

的驾驶员们驾驶着保卫边疆的兵车，穿过数不尽的崇山峻岭、深河泥塘，开赴前线，全心全意为前方服务，我以为用魏巍同志“最可爱的人”这个名称来称呼他们，是当之无愧的。还有猫耳洞的那一群战士，长期过着非常艰苦的生活，毫无怨言，把这个狭小而又潮湿的洞子当做自己的家，安居其中；如果他们不是为了祖国，为了保卫边疆，哪里会有这种含辛茹苦的伟大精神。还有一篇《谁说这里是后方》，大力歌颂了后方弹药库，战时药材急救站，战地医疗所的后勤战士，他们的工作相当繁重，但是他们具有高度的爱国主义思想和责任心，自卫还击战连续取得的胜利，是与他们的贡献分不开的。有些事迹，确实可歌可泣。

《边寨军人》是散文集中最长的一篇（接近报告文学），真实地记录了云南边防守备某团十四连副连长尹国亮在猫耳洞中度过了八个春秋，二千五百多个日日夜夜，立下了丰功伟绩。作者写得比较全面，把尹国亮的战斗历程，日常生活，爱情生活都写进去了。这位民族英雄有两句名言：“我宁肯为我所爱的人的幸福而千方百计地牺牲自己的幸福。”“为我的民族，为我的祖国，为人类，这才是我的爱。”他的言行是完全一致的，说到就做到。他是我们解放军中的典型人物——真正的人。

我不再一一列举了。总之：从上述这些作品，

我们不仅看出了吴昉深刻细致的洞察能力，而且他具有与前线的战士们同呼吸共命运的思想感情，否则就无法写出这一系列感人肺腑的文章。

至于其他题材的散文，有记事，有抒情，有记游，文字清新，有的直抒胸臆，有的情景交融；不过它们比起前面那些军事题材的作品，略嫌平淡一些。在读了那些惊心动魄的南疆记录之后，再读这些篇什，当然也可以使读者们松一口气。

吴昉同志写作相当努力，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我希望他在写人物时，概括集中一些，突出重点，使形象更加鲜明；行文还可以精炼一点，注重一下文采，这都是我们写散文应当注意解决的问题。

1988. 7月于贵阳

目 录

序	(1)
风雨花	(1)
“凉”兵站	(12)
——南疆记事之一	
啊，马樱花	(16)
——南疆记事之三	
边界灯光	(21)
——南疆记事之五	
猫耳洞日记	(26)
边寨军人	(35)
我	(61)

谁说这里是后方	(66)
兵车辚辚	(76)
命运女神	(79)
老山颂	(83)
太阳女	(95)
石都行	(106)
孔雀泉	(112)
六盘水，神奇的大海	(121)
高炉与月季	(133)
——首钢漫笔	
银桦赋	(137)
雨魂赋	(140)
板壁春秋	(144)
刺梨歌	(150)
后记	(161)

风 雨 花

初夏，我到了边陲南汀。真凑巧，刚好赶上跟随着野战医院派出的小分队，到边防一线连队巡诊。

在洗马川，我们遭到了一场大雷雨袭击。这场大雷雨，来得好生凶猛。摧林倒木的狂风，震天撼地的轰雷，桶浇瓢泼的热雨，几乎是在同一时刻，呼隆隆一齐向深山峡谷扑来。整个峡谷都被搅翻了，惊呆了！

我们一行人，被逼到路边，挤成一团，紧靠在过路人乘凉躲雨的大青树下，动弹不得。

有人推了我一下。被挤在人堆中间的徐阿梅，拱了出来。这一带是雷击区！我急忙一把拽住阿梅的胳膊：“你……”

“胆小鬼！”她猛一甩，挣脱我的手，奔入风雨中去了。

亚热带的山野雨，暴发迅猛，秋天才临。风雨一停，也就云散天开了。

“马医生，看哟，蝴蝶罕花！”阿梅浑身湿淋淋的，采来了一捧鲜花，跑到马青莲医生面前。

这鲜花真美极了。细细的扁平而修长的叶子，犹如碧玉琢成，浸透了深浓的绿色。六片淡紫红色的苞片，托着形状类似水仙般的嫩黄色的花朵。六小根雄蕊，就象六根点燃着的细长的蜡条，熠熠照人。它既有水仙花清幽典雅的格调，又有山茶花般绚丽多姿的丰彩。

阿梅告诉我，这是一种能顶风冒雨怒放的小花。它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叫风雨花。傣族称谓“蝴蝶罕花”。热带、亚热带的山野，是它的故乡。别看这种小花伏地而生，朴实得象野草，然而她秉性刚强，是花中强者。开花季节，每当狂风四起，暴雨将至，她仿佛从沉睡中醒来，舒展身骨，昂首挺胸，抖擞精神，含苞欲放。待到暴雨降临，她便迅速展苞张瓣，开启花蕾，喷红吐艳。风越大，雨越猛，她也开得越鲜艳。

“南疆，是奇花异草的天下，然而我觉得，最奇最美的，就数这风雨花了。”阿梅深情地说。

一路上，我一直在寻思：阿梅为什么这样喜爱风雨花？

马医生不顾爬山的劳累，给我解开了迷团。

徐阿梅——这个布依族姑娘，在部队野战医院已经领了五套夏服了。当政委宣布她被提为野战医疗所护士的命令时，阿梅还以为是自己的耳朵听错了。小时候，有个跛脚算命先生给她算过命：猪草梦装糠，出息不大。妈妈不相信小梅就是这个命！不顾亲人们的劝阻，硬是把小梅送进县城读了中学。可是，当女儿有了一点出息，要把消息告诉妈妈时，唉！一个晴天霹雳：妈妈——一个普普通通的公社干部，在家乡很出名的劳动模范——因为不肯说假话，竟被一伙“造反”起家的野心家逼死了！

爸爸早逝，是妈妈含辛茹苦把姐弟俩拉扯长大的。这消息也来得那么突然，那么无情。悲喜交加，阿梅瘫倒在床边，眼泪象打破了蛋壳的蛋清一样，一下涌了出来。她两片惨白的嘴唇一直在哆嗦着：“妈妈……妈妈……”

窗外，是瓢泼大雨。阿梅任凭雨水浇淋，跌跌撞撞来到南汀河坎。河水在她脚下奔腾咆哮、浊浪滚翻。四周灰蒙蒙、雾茫茫……

噢！河坎上那是什么？一圈淡淡的红光，在一闪一闪。啊，那是风雨花！蓦地，一个声音在耳边响起：

“……阿梅啊，你爸爸说，边疆有一种风雨

花，风越狂，雨越猛，它开得越旺。你要学这种花！”

这是谁的声音？啊，是妈妈的声音，是妈妈送阿梅参军路上说的话。妈妈……阿梅哇的一声，向那耀眼的红花扑去，终于哭出声来……

马医生找到阿梅时，只见她捧着一兜连根拔起的风雨花，正默默地往回迈步。风雨花映红了那张惨白的脸。

马医生送给阿梅一个大花盆，又从医院后面的竹林里，挖来了一撮箕肥沃的黑土，细心地把那蓬风雨花栽在花盆里。风雨花，在阿梅身边深深地扎了根……

“马医生，加油！”凉风垭山口，阿梅挥着手中的风雨花在喊。说话之间，我和马医生落后了好远。我们登上垭口，他们已歇够了。

“护士长，山上有白芨，多着呐。”一个护士在山坡上向阿梅招手。

“走，挖一点，到二连去也许用得着哩。”阿梅招呼姑娘们上山挖白芨去了。

望着阿梅欢快活泼的身影，我想：近些年来，她年年被评为优秀护士，又入了党，发展比较顺当，不会遇到什么挫折了吧？

马医生的眉头又皱起来了。看样子，风雨还不

小哩。

在阿梅争着熬更守夜护理伤病员的时候，在她埋头苦钻技术冒尖得奖之后，在她舍弃休息帮助炊事班洗菜淘米的地方……常常会有凉风和冷雨向她吹打而来。

是啊，有些话不要说是对准一个姑娘，就是堂堂男子汉也受不住。听听：“卖力气，咬牙干，还不是想向上爬。”“安心边疆？哼！回到她家那穷地方，自然比这老边疆差远了。”真是风风雨雨，雨雨风风。

“就不能把这股歪风整一整？”我憋不住了。

“说实话，当初我们是有些软弱涣散。不过，风雨花是不怕风雨的，她挺住了。”

她学会了笑。无聊的口舌，一笑置之；直面而来的冲撞，以笑拒之；善意的批评，微笑纳之。有人说，只要看见她微笑，就会相信她。微笑总是挂在她的嘴角上，是从她心底里开出来的最美的花。

我又为阿梅担心：对旧的人情世故，不予理采，倒是无可非议，但那样会不会酿成孤高自赏？为人处世需要委曲求全，这也在情理之中，但那样会不会磨光了棱角？她，毕竟还是一个入世不深青涩妙发的姑娘啊。千万不能让她象路边的那棵小树，被过往的人们有意无意地一下从左边，一下从右边，扭成了弯弯曲曲的丑样。

“不！”马医生站起来，“生活中总有真正的园丁！”

我相信马医生的话。她就是一位真正的园丁。风狂雨暴的时候，他们会在小花的头上，撑开避天挡雨的保护伞。

“咳，这些年当先进，想冒尖真不容易啊！”马医生继续讲着。

前年春末，正是边疆红火辣太阳的季节。野战医院开到楠木岭上进行实战模拟训练演习。早晨的大雾，还弥漫在山坳上，院长宣布了开设方案。手术室是一线医疗所的重点单位，自然优先占了山坳上的那块平地。其他单位都疏散开了。

“报告院长，手术室应该开设到北坡上去！”

阿梅这一声报告，把手术室的好些人吓了一跳。北坡那么陡，闹着玩也还要找块平地呢。大家都望着院长，愣住了。

院长把眼光投在阿梅身上，半晌没说话。弄得阿梅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连最了解阿梅的马医生，也瞪大了眼睛：平时只管打针送药的姑娘，竟管到医疗勤务上来了！

“为什么要开在北坡？又怎么开设法？”院长向阿梅挪动了脚步。

“那儿隐蔽。”阿梅回答得十分干脆。